

欽定明史

卷一百六十八

明史卷八十二

志第五十八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食貨六

上供採造

採造

柴炭

採木

珠池

織造

燒造

俸餉

會計

採造之事累朝侈儉不同大約靡於英宗繼以憲武至

世宗神宗而極其事曰繁瑣徵索紛紜最鉅且難者曰採木歲造最大者曰織造曰燒造酒醴膳羞則掌之光祿寺採辦成就則工部四司內監司局或專差職之柴炭則掌之惜薪司而最爲民害者率由中官明初上供簡省郡縣貢香米人參葡萄酒太祖以爲勞民却之仁宗初光祿卿井泉奏歲例遣正官往南京採玉面狸帝叱之曰小人不達政體朕方下詔盡罷不急之務以息民豈以口腹細故失大信耶宣宗時罷永樂中河州官買乳牛造上供酥油者以其牛給屯軍命御史二人察視光祿寺凡內外官多支及需索者執奏英宗初政三

楊當軸減南畿孳牧黃牛四萬糖蜜果品牯脯酥油茶
芽稷糯粟米藥材皆減省有差撤諸處捕魚官卽位數
月多所撙節凡上用膳食器皿三十萬七千有奇南工
部造金龍鳳白瓷諸器饒州造硃紅膳盒諸器營膳所
造以進宮中食物尚膳監率乾沒之帝令備帖具書如
數還給景帝時從于謙言罷真定河間採野味直沽海
口造乾魚內使天順八年光祿果品物料凡百二十六
萬八千餘斤增舊額四之一成化初詔光祿寺牲口不
得過十萬明年寺臣李春請增禮部尚書姚夔言正統
間雞鵝羊豕歲費三四萬天順以來增四倍暴殄過多

請從前詔後二年給事中陳越言光祿市物概以勢取負販遇之如被劫掠夫光祿所供昔皆足用今不然者宣索過額侵漁妄費也大學士彭時亦言光祿寺委用小入買辦假公營私民利盡爲所奪請照宣德正統間例斟酌供用禁止買辦於是減魚果歲額十之一弘治元年命光祿減增加供應初光祿俱預支官錢市物行頭吏役因而侵蝕乃令各行先報納而後償價遂有游手號爲報頭假以供應爲名抑價倍取以充私橐御史李鸞以爲言帝命禁止十五年光祿卿王珩列上內外官役酒飯及所畜禽獸料食之數凡百二十事乃降旨

有仍舊者有減半者有停止者於是放去乾明門虎南海子猫西華門鷹犬御馬監山猴西安門大鴿等減省有差存者減其食料自成化時添坐家長隨八十餘員傳添湯飯中官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不足於用乃責買於京師舖戶價直不時給市井負累兵部尚書劉大夏因天變言之乃裁減中官歲省銀八十餘萬武宗之世各宮日進月進數倍天順時厨役之額當仁宗時僅六千三百餘名及憲宗增四之一世宗初減至四千一百名歲額銀撙節至十三萬兩中年復增至四十萬額派不足借支太倉太倉又不足乃令元供司府依數增

派於是帝疑其乾沒下禮部問狀責光祿寺具數以奏
帝復降旨詰責乃命御史稽覈月進揭帖兩月間省銀
二萬餘兩自是歲以爲常先是上供之物任土作貢曰
歲辦不給則官出錢以市曰採辦其後本折兼收採辦
愈繁於是召商置買物價多虧商賈匿迹二十七年戶
部言京師召商納貨取直富商規避應役者皆貧弱下
戶請覈實編審給事中羅崇奎言諸商所以重困者物
價賤則減而貴則不敢增且收納不時一遭風雨遂不
可用多致賠累旣收之後所司更代不常不卽給直或
竟沈閣幸給直矣官司折閱於上番役齟齬於下名雖

平估所得不能半諸弊若除商自樂赴奚用編審帝雖
納其言而仍編審如戶部議穆宗朝光祿少卿李健奏
十事帝乃可之頗有所減省停止承天香米外域珍禽
奇獸罷寶坻魚鮮凡薦新之物領於光祿寺勿遣中官
又從太監李芳請停徵加增細粳米白青鹽命一依成
弘間例御史王宗載請停加派部議悉準元額果品百
七萬八千餘斤牲口銀五萬八千餘兩免加派銀二萬
餘未行而神宗立詔免之世宗末年歲用止十七萬兩
穆宗裁二萬止十五萬餘經費省約矣萬曆初年益減
至十三四萬中年漸增幾三十萬而鋪戶之累滋甚時

中官進納索賂名鋪墊錢費不訾所支不足相抵民不堪命相率避匿乃僉京師富戶爲商令下被僉者如赴死重賄營免官司密鈎若緝姦盜宛平知縣劉曰淑言京民一遇僉商取之不遺毫髮貲本悉罄請厚估先發以甦民困御史王孟震斥其越職曰淑自劾解官去至熹宗時商累益重有輸物於官終不得一錢者

洪武時宮禁中市物視時估率加十錢其損上益下如此永樂初斥言採五色石者且以溫州輸礬困民罷染色布然內使之出始於是時工役繁興徵取稍急非土所有民破產購之軍器之需尤無算仁宗時山場園林

湖池坑冶果樹蠶蜜官設守禁者悉予民宣宗罷開辦金銀其他紙錠紵絲紗羅氎緞香貨銀硃金箔紅花茜草麂皮香蠟藥物果品海味硃紅戩金龍鳳器物多所罷減副都御史弋謙言有司給買辦物料價十不償一無異空取帝嘉納之諭工部察懲又因泰安州稅課局大使郝智言悉召還所遣官敕自今更不許輒遣自軍器軍需外凡買辦者盡停止然寬免之詔屢下內使屢敕撤還而奉行不實宦者輒名採辦虐取於民誅袁琦阮巨隊等十餘人患乃稍息英宗立罷諸處採買及造下西洋船木諸冗費多敕省正統八年以買辦擾民始

令於存留錢糧內折納就近解兩京先是仁宗時令中官鎮守邊塞英宗復設各省鎮守又有守備分守中官布列天下及憲宗時益甚購書採藥之使搜取珍玩靡有子遺抑賣鹽引私採禽鳥糜官帑納私賂動以巨萬計太嶽太和山降真諸香通三歲用七千斤至是倍之內府物料有至五六倍者孝宗立頗有減省甘肅巡撫羅明言鎮守分守內外官競尚貢獻各遣使屬邊衛搜方物名曰採辦實扣軍士月糧馬價或巧取番人犬馬奇珍且設膳乳諸房僉廚役造酥油諸物比及起運沿途騷擾乞悉罷之報可然其後靡費漸多至武宗任劉

瑾漁利無厭鎮守中官率貢銀萬計皇店諸名不一歲
辦多非土產諸布政使來朝各陳進貢之害皆不省世
宗初內府供應減正德什九中年以後營建齋醮採木
採香採珠玉寶石吏民奔命不暇用黃白蠟至三十餘
萬斤又有召買有折色視正數三倍沈香降香海漆諸
香至十餘萬斤又分道購龍涎香十餘年未獲使者因
請海舶入澳久乃得之方澤朝日壇爵用紅黃玉求不
得購之陝西邊境遣使覓於阿丹去土魯番西南二千
里太倉之銀頗取入承運庫辦金寶珍珠於是貓兒睛
祖母礫石綠撒孛尼石紅刺石北河洗石金剛鑽朱藍

石紫英石甘黃玉無所不購穆宗承之購珠寶益急給事中李己陳吾德疏諫己下獄吾德削籍自是供億寢多矣神宗初內承運庫太監崔敏請買金珠張居正封還敏疏事遂寢久之帝日黷貨開採之議大興費以鉅萬計珠寶價增舊二十倍戶部尚書陳藻言庫藏已竭宜加撙節中旨切責而順天府尹以大珠鴉青購買不如旨鐫級至於末年內使雜出採造益繁內府告匱至移濟邊銀以供之熹宗一聽中官採造尤夥莊烈帝立始務釐剔節省而庫藏已耗竭矣

永樂中後軍都督府供柴炭役宣府十七衛所軍士採

之邊關宣宗初以邊木以扼敵騎且邊軍不宜他役詔免其採伐令歲納銀二萬餘兩後府召商買納五年置易州山厰命工部侍郎督之僉北直山東山西民夫轉運而後府輸銀召商如故初歲用薪止二千萬餘斤弘治中增至四千萬餘斤轉運旣艱北直山東山西乃悉輸銀以召商正德中用薪益多增直三萬餘兩凡收受柴炭加耗十之三中官輒私加數倍逋負日積至以三年正供補一年之耗尚書李鏊議令正耗相準而主收者復私加乃以四萬斤爲萬斤又有輸納浮費民弗能堪世宗登極乃酌減之隆慶五年後府採納艱苦改屬

兵部車駕司萬曆中歲計柴價銀三十萬兩中官得自徵比諸商酷刑悉索而人以惜薪司爲陷阱云

採木之役自成祖繕治北京宮殿始永樂四年遣尚書宋禮如四川侍郎古析如江西師達金純如湖廣副都御史劉觀如浙江僉都御史史仲誠如山西禮言有數大木一夕自浮大谷達於江天子以爲神名其山曰神木山遣官祠祭十年復命禮採木四川仁宗立已其役宣德元年修南京天地山川壇殿宇復命侍郎黃宗載吳廷用採木湖廣未幾因旱災已之尋復採大木湖廣而諭工部酌省未幾復罷其他處亦時採時罷弘治時

發內帑修清寧宮停四川採木正德時採木湖廣川貴
命侍郎劉丙督運太監劉養劾其不中梁棟責丙陳狀
工部尚書李鏊奪俸嘉靖元年革神木千戶所及衛卒
二十年宗廟災遣工部侍郎潘鑑副都御史戴金於湖
廣四川採辦大木二十六年復遣工部侍郎劉伯躍採
於川湖貴州湖廣一省費至三百三十九萬餘兩又遣
官覈諸處遺留大木郡縣有司以遲悞大工逮治褫黜
非一並河州縣尤苦之萬曆中三殿工興採楠杉諸木
於湖廣四川貴州費銀九百三十餘萬兩徵諸民間較
嘉靖年費更倍而採鷹平條橋諸木於南直浙江者商

人逋直至二十五萬科臣劾督運官遲延侵冒不報虛糜乾沒公私交困焉

廣東珠池率數十年一採宣宗時有請令中官採東莞珠池者繫之獄英宗始使中官監守天順間嘗一採之至弘治十二年歲久珠老得最多費銀萬餘獲珠二萬八千兩遂罷監守中官正德九年又採嘉靖五年又採珠小而嫩亦甚少八年復詔採兩廣巡撫林富言五年採珠之役死者五十餘人而得珠僅八十兩天下謂以人易珠恐今日雖以人易珠亦不可得給事中王希文言雷廉珠池祖宗設官監守不過防民爭奪正德間逆

豎用事傳奉採取流毒海濱陛下御極革珠池少監未
久旋復驅無辜之民蹈不測之險以求不可必得之物
而責以難足之數非聖政所宜有皆不聽隆慶六年詔
雲南進寶石二萬塊廣東採珠八千兩神宗立停罷旣
而以太后進奉諸王皇子公主冊立分封婚禮令歲辦
金珠寶石復遣中官李敬李鳳廣東採珠五千一百餘
兩給事中包見捷力諫不納至三十二年始停採四十
一年以指揮倪英言復開

明制兩京織染內外皆置局內局以應上供外局以備
公用南京有神帛堂供應機房蘇杭等府亦各有織染

局歲造有定數洪武時置四川山西諸行省浙江紹興織染局又置藍靛所於儀真六合種青藍以供染事未幾悉罷又罷天下有司歲織緞疋有賞賚給以絹帛於後湖置局織造永樂中復設歙縣織染局令陝西織造駝羯正統時置泉州織造局天順四年遣中官往蘇杭嘉湖五府於常額外增造綵緞七千疋工部侍郎翁世資請減之下錦衣獄謫衡州知府增造坐派於此始孝宗初立停免蘇杭嘉湖應天織造其後復設乃給中官鹽引鬻於淮以供費正德元年尚衣監言內庫所貯諸色紵絲紗羅織金閃色蟒龍斗牛飛魚麒麟獅子通

袖膝襪並胸背斗牛飛仙天鹿俱天順間所織欽賞已盡乞令應天蘇杭諸府依式織造帝可之乃造萬七千餘匹蓋成弘時頒賜甚謹自劉瑾用事倖璫陳乞漸廣有未束髮而僭冒章服者濫賞日增中官乞鹽引關鈔無已監督織造威劫官吏至世宗時其禍未訖卽位未幾卽令中官監織於南京蘇杭陝西穆宗登極詔撤中官已而復遣萬曆七年蘇松水災給事中顧九思等請取回織造內臣帝不聽大學士張居正力陳年饑民疲不堪催督乃許之未幾復遣中官居正卒添織漸多蘇杭松嘉湖五府歲造之外又令浙江福建常鎮徽寧揚

廣德諸府州分造增萬餘匹陝西織造羊絨七萬四千
有奇南直浙江紵絲紗羅綾紬絹帛山西潞紬皆視舊
制加丈尺二三年間費至百萬取給戶工二部搜括庫
藏扣留軍國之需部臣科臣屢爭皆不聽末年復令稅
監兼司姦弊日滋矣明初設南北織染局南京供應機
房各省直歲造供用蘇杭織造間行間止自萬曆中頻
數派造歲至十五萬疋相沿日久遂以爲常陝西織造
絨袍弘正間偶行嘉隆時復遣亦遂沿爲常例

燒造之事在外臨清甄廠京師琉璃黑窯廠皆造甄瓦
以供營繕宣宗始遣中官張善之饒州造奉先殿几筵

龍鳳文白瓷祭器磁州造趙府祭器踰年善以罪誅罷其役正統元年浮梁民進瓷器五萬餘償以鈔禁私造黃紫紅綠青藍白地青花諸瓷器違者罪死宮殿告成命造九龍九鳳膳案諸器既又造青龍白地花缸王振以爲有豐遣錦衣指揮杖提督官敕中官往督更造成化間遣中官之浮梁景德鎮燒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費不貲孝宗初撤回中官尋復遣弘治十五年復撤正德末復遣自弘治以來燒造未完者三十餘萬器嘉靖初遣中官督之給事中陳臯謨言其大爲民害請罷之帝不聽十六年新作七陵祭器三十七年遣官之江西

造內殿醮壇瓷器三萬後添設饒州通判專管御器廠燒造是時營建最繁近京及蘇州皆有甄廠隆慶時詔江西燒造瓷器十餘萬萬曆十九年命造十五萬九千既而復增八萬至三十八年未畢工自後役亦漸寢國家經費莫大於祿餉洪武九年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親王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四十疋紵絲三百匹紗羅各百匹絹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綿二千兩鹽二百引茶千斤皆歲支馬料草月支五十匹其緞匹歲給匠料付王府自造靖江王米萬石鈔萬貫餘物半親王馬料草二十四匹公主未受封者紵絲紗羅各十疋絹

冬夏布各三十匹綿二百兩已受封賜莊田一所歲收糧千五百石鈔二千貫親王子未受封視公主女未受封者半之子已受封郡王米六千石鈔二千八百貫錦十匹紵絲五十匹紗羅減紵絲之半絹冬夏布各百匹綿五百兩鹽五十引茶三百斤馬料草十匹女已受封及已嫁米千石鈔千四百貫其緞匹於所在親王國造給皇太子之次嫡子并庶子旣封郡王必俟出閣然後歲賜與親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俟及嫁與親王女已嫁者同凡親王世子與已封郡王同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半始封郡王女已封縣主及已嫁者米五百石

鈔五百貫餘物半親王女已受封者郡王諸子年十五
各賜田六十頃除租稅爲永業其所生子世守之後乃
令止給祿米二十八年詔以官吏軍士俸給彌廣量減
諸王歲給以資軍國之用乃更定親王萬石郡王二千
石鎮國將軍千石輔國將軍奉國將軍鎮國中尉以二
百石遞減輔國中尉奉國中尉以百石遞減公主及駙
馬二千石郡王及儀賓八百石縣主郡君及儀賓以二
百石遞減縣君鄉君及儀賓以百石遞減自後爲永制
仁宗卽位增減諸王歲祿非常典也時鄭越襄荆淮滕
梁七王未之藩令暫給米歲三千石遂爲例正統十二

年定王府祿米將軍自賜名受封日爲始縣主儀賓自出閤成婚日爲始於附近州縣秋糧內撥給景泰七年定郡王將軍以下祿米出閤在前受封在後以受封日爲始受封在前出閤在後以出閤日爲始宗室有罪革爵者曰庶人英宗初頗給以糧嘉靖中月支米六石萬曆中減至二石或一石初太祖大封宗藩令世世皆食歲祿不授職任事親親之誼甚厚然天潢日繁而民賦有限其始祿米盡支本色旣而本鈔兼支有中半者有本多於折者其則不同厥後勢不能給而冒濫轉益多姦弊百出不可究詰自弘治間禮部尚書倪岳卽條請

節減以寬民力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潤言天下之事
極弊而大可慮者莫甚於宗藩祿廩天下歲供京師糧
四百萬石而諸府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以山西言
存留百五十二萬石而宗祿二百十二萬以河南言存
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祿百九十二萬是二省之糧
借令全輸不足供祿米之半况吏祿軍餉皆出其中乎
故自郡玉以上猶得厚享將軍以上多不能自存飢寒
困辱勢所必至常號呼道路聚訟有司守土之臣每懼
生變夫賦不可增而宗室日益蕃衍可不爲寒心宜令
大臣科道集議於朝且諭諸王以勢窮弊極不得不通

變之意令戶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爲率通計兵荒蠲免存留及王府增封之數共陳善後良策斷自宸衷以垂萬世不易之規下部覆議從之至四十四年乃定宗藩條例郡王將軍七折鈔中尉六折鈔郡縣主郡縣鄉君及儀賓八折鈔他冒濫者多所裁減於是諸王亦奏辭歲祿少者五百石多者至二千石歲出爲稍紓而將軍以下益不能自存矣明初勲戚皆賜官田以代常祿其後令還田給祿米公五千石至二千五百石侯千五百石至千石伯千石至七百石百官之俸自洪武初定丞相御史大夫以下歲祿數刻石官署取給於江

南官田十三年重定內外文武官歲給祿米俸鈔之制而雜流吏典附焉正從一二三四品官自千石至三百石每階遞減百石皆給俸鈔三百貫正五品二百二十石從減五十石鈔皆百五十貫正六品百二十石從減十石鈔皆九十貫正從七品視從六品遞減十石鈔皆六十貫正八品七十五石從減五石鈔皆四十五貫正從九品視從八品遞減五石鈔皆三十貫勒之石吏員月俸一二品官司提控都吏二石五斗掾史令史二石二斗知印承差吏典一石二斗三四品官司令史書吏司吏二石承差吏典半之五品官司司吏一石二斗吏

典八斗六品以下司吏一石光祿寺等吏典六斗教官
之祿州學正月米二石五斗縣教諭府州縣訓導月米
二石首領官之祿凡內外官司提控案牘州吏曰縣典
史皆月米三石雜職之祿凡倉庫關場司局鐵冶遞運
批驗所大使月三石副使月二石五斗河泊所官月米
二石閘壩官月米一石五斗天下學校師生廩膳米八
日一升魚肉鹽醢之屬官給之宦官俸月米一石二十
五年更定百官祿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從一品至
正三品遞減十三石至三十五石從三品二十六石正
四品二十四石從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從五

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從六品八石正七品至從九品
遞減五斗至五石而止自後爲永制洪武時官俸全給
米間以錢鈔兼給錢一千鈔一貫抵米一石成祖卽位
令公侯伯皆全支米文武官俸則米鈔兼支官高者支
米十之四五官卑者支米十之七八惟九品雜職吏典
知印總小旗軍並全支米其折鈔者每米一石給鈔十
貫永樂二年乃命公侯伯視文武官吏米鈔兼支仁宗
立官俸折鈔每石至二十五貫宣德八年禮部尚書胡
濙掌戶部議每石減十貫而以十分爲準七折絹絹
一匹抵鈔二百貫少師蹇義等以爲仁宗在春宮久深

憫官員折俸之薄故卽位特增數倍此仁政也詎可違
淡不聽竟請於帝而行之而卑官日用不贍矣正統中
五品以上米二鈔八六品以下米三鈔七時鈔價日賤
每石十五貫者已漸增至二十五貫而戶部尚書王佐
復奏減爲十五貫成化二年從戶部尚書馬昂請又省
五貫舊例兩京文武官折色俸上半年給鈔下半年給
蘇木胡椒七年從戶部尚書楊鼎請以甲字庫所積之
布估給布一匹當鈔二百貫是時鈔法不行一貫僅直
錢二三文米一石折鈔十貫僅直二三十錢而布直僅
二三百錢布一匹折米二十石則米一石僅直十四五

錢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十六年又令以三梭布折米每匹抵三十石其後麤濶棉布亦抵三十石梭布極細者猶直銀二兩麤布僅直三四錢而已久之定布一匹折銀三錢於是官員俸給凡二曰本色曰折色其本色有三曰月米曰折絹米曰折銀米月米不問官大小皆一石折絹絹一匹當銀六錢折銀六錢五分當米一石其折色有二曰本色鈔曰絹布折鈔本色鈔十貫折米一石後增至二十貫絹布折鈔絹每匹折米二十石布一匹折米十石公侯之祿或本折中半或折多於本有差文武官俸正一品者本色僅十之三遞增至從

九品本色乃十之七武職府衛官惟本色米折銀例每石二錢五分與文臣異餘並同其三大營副將叅游佐員每月米五石巡捕營提督叅將亦如之巡捕中軍把總官月支口糧九斗旗牌官半之天下衛所軍士月糧洪武中令京外衛馬軍月支米二石步軍總旗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軍一石城守者如數給屯田者半之民匠充軍者八斗牧馬千戶所一石民丁編軍操練者一石江陰橫海水軍稍班碇手一石五斗陣亡病故軍給喪費一石在營病故者半之籍沒免死充軍者謂之恩軍家四口以上一石三口以下六斗無家口者四斗

又給軍士月鹽有家口者二斤無者一斤在外衛所軍士以鈔準永樂中始令糧多之地旗軍月糧八分支米二分支鈔後山西陝西皆然而福建兩廣四川則米七鈔三江西則米鈔中半惟京軍及中都留守司河南浙江湖廣軍仍全支米已而定制衛軍有家屬者月米六斗無者四斗五升餘皆折鈔凡各衛調至京操備軍兼工作者米五斗其後增損不一而本折則例各鎮多寡不同不能具舉凡各鎮兵餉有屯糧有民運有鹽引有京運有主兵年例有客兵年例屯糧者明初各鎮皆有屯田一軍之田足贍一軍之用衛所官吏俸糧皆取給

焉民運者屯糧不足加以民糧麥米豆草布鈔花絨運給戍卒故謂之民運後多議折銀鹽引者召商入粟開中商屯出糧與軍屯相表裏其後納銀運司名存而實亡京運始自正統中後屯糧鹽糧多廢而京運日益矣主兵有常數客兵無常數初各鎮主兵足守其地後漸不足增以募兵募兵不足增以客兵兵愈多坐食愈衆而年例亦日增云

明田稅及經費出入之數見於掌故者皆畧可考見洪武二十六年官民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餘頃夏稅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七千餘石錢鈔三萬九千餘錠絹二

十八萬八千餘匹秋糧米二千四百七十二萬九千餘石錢鈔五千餘錠弘治時官民田總六百二十二萬八千餘頃夏稅米麥四百六十二萬五千餘石鈔五萬六千三百餘錠絹二十萬二千餘匹秋糧米二千二百十六萬六千餘石鈔二萬一千九百餘錠萬曆時官民田總七百一萬三千餘頃夏稅米麥總四百六十萬五千餘石起運百九十萬三千餘石餘悉存留鈔五萬七千九百餘錠絹二十萬六千餘匹秋糧米總二千二百三萬三千餘石起運千三百三十六萬二千餘石餘悉存留鈔二萬三千六百餘錠屯田六十三萬五千餘頃花

園倉基千九百餘所徵糧四百五十八萬四千餘石糧
草折銀八萬五千餘兩布五萬匹鈔五萬餘貫各運司
提舉大小引鹽二百二十二萬八千餘引歲入之數內
承運庫慈寧慈慶乾清三宮子粒銀四萬九千餘兩金
花銀一百一萬二千餘兩金二千兩廣惠庫河西務等
七鈔關鈔二千九百二十八萬餘貫錢五千九百七十
七萬餘文京衛屯鈔五萬六千餘貫天財庫京城九門
鈔六十六萬五千餘貫錢二百四十三萬餘文京通二
倉并薊密諸鎮漕糧四百萬石京衛屯豆二萬三千餘
石太倉銀庫南北直隸浙江江西山東河南派剩麥米

折銀二十五萬七千餘兩絲綿稅絲農桑絹折銀九萬
餘兩綿布苧布折銀三萬八千餘兩百官祿米折銀二
萬六千餘兩馬草折銀三十五萬三千餘兩京五草場
折銀六萬三千餘兩各馬房倉麥豆草折銀二十餘萬
兩戶口鹽鈔折銀四萬六千餘兩薊密永昌易遼東六
鎮民運改解銀八十五萬三千餘兩各鹽運提舉餘鹽
鹽課鹽稅銀一百萬三千餘兩黃白蠟折銀六萬八千
餘兩霸大等馬房子粒銀二萬三千餘兩備邊并新增
地畝銀四萬五千餘兩京衛屯牧地增銀萬八千餘兩
崇文門商稅牙稅一萬九千餘兩錢一萬八千餘貫張

家灣商稅二千餘兩錢二千八百餘貫諸鈔關折銀二
十二萬三千餘兩泰山香稅二萬餘兩贓罰銀十七萬
餘兩商稅魚課富戶曆日民壯弓兵并屯折改折月糧
銀十四萬四千餘兩北直隸山東河南解各邊鎮麥米
豆草鹽鈔折銀八十四萬二千餘兩諸雜物條目繁瑣
者不具載所載歲入但計起運京邊者而存留不與焉
歲出之數公侯駙馬伯祿米折銀一萬六千餘兩官吏
監生俸米四萬餘石官吏折俸絹布銀四萬四千餘兩
錢三千三百餘貫倉庫草場官攢甲斗光祿太常諸司
及內府監局匠役本色米八萬六千餘石折色銀一萬

三千餘兩錦衣等七十八衛所官吏旗校軍士匠役本色米二百一萬八千餘石折色銀二十萬六千餘兩官員折俸絹布銀二十六萬八千餘兩軍士冬衣折布銀八萬二千餘兩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將卒本色米十二萬餘石冬衣折布銀二千餘兩官軍防秋三月口糧四萬三千餘石營操馬匹本色料二萬四千餘石草八十萬餘束巡捕營軍糧七千餘石京營巡捕營錦衣騰驤諸衛馬料草折銀五萬餘兩中都留守司山東河南二都司班軍行糧及工役鹽糧折銀五萬餘兩京五草場商價一萬六千餘兩御馬三倉象馬等房商價十四

萬八千餘兩諸邊及近京鎮兵餉宣府主兵屯糧十三萬二千餘石折色銀二萬二千餘兩民運折色銀七十八萬七千餘兩兩淮長蘆河東鹽引銀十三萬五千餘兩京運年例銀十二萬五千兩客兵淮蘆鹽引銀二萬六千餘兩京運年例銀十七萬一千兩大同主兵屯糧本色七萬餘石折色銀一萬六千餘兩牛具銀八千餘兩鹽鈔銀一千餘兩民運本色米七千餘石折色銀四十五萬六千餘兩屯田及民運本色草二百六十八萬餘束折草銀二萬八千餘兩淮蘆鹽四萬三千餘引京運年例銀二十六萬九千餘兩客兵京運銀十八萬一

千兩淮蘆鹽七萬引山西主兵屯糧二萬八千餘石折
色銀一千餘兩草九萬五千餘束民運本色米豆二萬
一千餘石折色銀三十二萬二千餘兩淮浙山東鹽引
銀五萬七千餘兩河東鹽課銀六萬四千餘兩京運銀
十三萬三千餘兩客兵京運銀七萬三千兩延綏主兵
屯糧五萬六千餘石地畝銀一千餘兩民運糧料九萬
七千餘石折色銀十九萬七千餘兩屯田及民運草六
萬九千餘束淮浙鹽引銀六萬七千餘兩京運年例銀
三十五萬七千餘兩客兵淮浙鹽引銀二萬九千餘兩
京運年例銀二萬餘兩寧夏主兵屯糧料十四萬八千

餘石折色銀一千餘兩地畝銀一千餘兩民運本色糧
千餘石折色銀十萬八千餘兩屯田及民運草一百八
十三萬餘束淮浙鹽引銀八萬一千餘兩京運年例銀
二萬五千兩客兵京運年例銀萬兩甘肅屯糧料二十
三萬二千餘石草四百三十餘萬束折草銀二千餘兩
民運糧布折銀二十九萬四千餘兩京運銀五萬一千
餘兩淮浙鹽引銀十萬二千餘兩固原屯糧料三十一
萬九千餘石折色糧料草銀四萬一千餘兩地畝牛具
銀七千一百餘兩民運本色糧料四萬五千餘石折色
糧料草布花銀二十七萬九千餘兩屯田及民運草二

十萬八千餘束淮浙鹽引銀二萬五千餘兩京運銀六萬三千餘兩犒賞銀一百九十餘兩遼東主兵屯糧二十七萬九千餘石荒田糧四百餘兩民運銀十五萬九千餘兩兩淮山東鹽引銀三萬九千餘兩京運年例銀三十萬七千餘兩客兵京運年例銀十萬二千餘兩薊州主兵民運銀九千餘兩漕糧五萬石京運年例銀二十萬六千餘兩客兵屯糧料五萬三千餘石地畝馬草折色銀萬六千餘兩民運銀萬八千餘兩山東民兵工食銀五萬六千兩遵化營民壯工食銀四千餘兩鹽引銀萬三千餘兩京運年例銀二十萬八千餘兩撫賞銀

一萬五千兩犒軍銀一萬三千餘兩永平主兵屯糧料
三萬三千餘石民運糧料二萬七千餘石折色銀二萬
八千餘兩民壯工食銀萬二千餘兩京運年例銀十二
萬二千餘兩客兵屯草折銀三千餘兩民運草三十一
萬一千餘兩京運銀十一萬九千餘兩密雲主兵屯糧
六千餘石地畝銀二百九十兩民運銀萬兩有奇漕糧
十萬四千餘石京運銀十六萬兩有奇客兵民運銀萬
六千餘兩民壯工食銀九百餘兩漕糧五萬石京運銀
二十三萬三千餘兩昌平主兵屯糧折色銀二千四百
餘兩地畝銀五百餘兩折草銀一百餘兩民運銀二萬

兩有奇漕糧十八萬九千餘石京運年例銀九萬六千
餘兩客兵京運年例銀四萬七千餘兩易州主兵屯糧
二萬三千餘石地畝銀六百餘兩民運銀三十萬六千
餘兩客兵京運銀五萬九千兩井陘主兵屯糧萬四千
餘石地畝銀八千餘兩民運本色米麥一萬七千餘石
折色銀四萬八千餘兩客兵京運年例銀三千餘兩他
雜費不具載

明史卷八十三

志第五十九

總裁寫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李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軍部尚書事加級張廷壽奉
敕修

河渠一

黃河上

黃河自唐以前皆北入海宋熙寧中始分趨東南一合
泗入淮一合濟入海金明昌中北流絕全河皆入淮元
潰溢不時至正中受害尤甚濟寧曹鄆間漂没千餘里
賈魯爲總制導使南匯淮入海明洪武元年決曹州雙
河口入魚臺徐達方北征乃開塌場口引河入泗以濟

運而徙曹州治於安陵塌場者濟寧以西耐牢坡以南直抵魚臺南陽道也八年河決開封太黃寺堤詔河南叅政安然發民夫三萬人塞之十四年決原武祥符中牟有司請興築帝以爲天災令護舊堤而已十五年春決朝邑七月決滎澤陽武十七年決開封東月堤自陳橋至陳留橫流數十里又決杞縣入巴河遣官塞河蠲被災租稅二十二年河沒儀封徙其治於白樓村二十三年春決歸德州東南鳳池口逕夏邑永城發興武等十衛士卒與歸德民併力築之罪有司不以聞者其秋決開封西華諸縣漂沒民舍遣使振萬五千七百餘戶

二十四年四月河水暴溢決原武黑洋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東南由陳州項城太和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賈魯河故道遂淤又由舊曹州鄆城兩河口漫東平之安山元會通河亦淤明年復決陽武汜陳州中牟原武封邱祥符蘭陽陳留通許太康扶溝杞十一州縣有司具圖以聞發民丁及安吉等十七衛軍士修築其冬大寒役遂罷三十年八月決開封城三面受水詔改作倉庫於滎陽高阜以備不虞冬蔡河徙陳州先是河決由開封北東行至是下流淤又決而之南永樂三年河決溫縣堤四千丈濟滌二水交溢渰

民田四十餘里命修堤防四年修陽武黃河決岍八年
秋河決開封壞城二百餘丈民被患者萬四千餘戶沒
田七千五百餘頃帝以國家藩屏地特遣侍郎張信往
視信言祥符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
與今河面平濬而通之使循故道則水勢可殺因繪圖
以進時尙書宋禮侍郎金純方開會通河帝乃發民丁
十萬命興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瓚偕純相治併令禮總
其役九年七月河復故道自封邱金龍口下魚臺塌場
會汶水經徐呂二洪南入於淮是時會通河已開黃河
與之合漕道大通遂議罷海運而河南水患亦稍息已

而決陽武中鹽堤漫中牟祥符尉氏工部主事藺芳按
視言堤當急流之衝夏秋泛漲勢不可驟殺宜捲土樹
椿以資捍禦無令重爲民患而已又言中灤導河分流
使由故道北入海誠萬世利但緣河堤埽止用蒲繩泥
草不能持久宜編木爲囤填石其中則水可殺堤可固
詔皆從其議十四年決開封州縣十四經懷遠由渦河
入於淮二十年工部以開封土城堤數潰請濬其東故
道報可宣德元年霖雨溢開封州縣十三年以河患徙
靈州千戶所於城東六年從河南布政使言濬祥符抵
儀封黃陵岡淤道四百五十里是時金龍口漸淤而河

復屢溢開封十年從御史李懋言濬金龍口正統二年
築陽武原武滎澤決岸又決濮州范縣三年河復決陽
武及邳州灌魚臺金鄉嘉祥越數年又決金龍口陽穀
堤及張家黑龍廟口而徐呂二洪亦漸淺太黃寺巴河
分水處水脉微細十三年方從都督同知武興言發卒
疏濬而陳留水夏漲決金村堤及黑潭南岸築垂竣復
決其秋新鄉八柳樹口亦決漫曹濮抵東昌衝張秋潰
壽張沙灣壞運道東入海徐呂二洪遂淺濇命工部侍
郎王永和往理其事永和至山東修沙灣未成以冬寒
停役且言河決自衛輝宜敕河南守臣修塞帝切責之

令山東三司築沙灣趣永和塞河南八柳樹疏金龍口
使河由故道明年正月河復決聊城至三月永和濬黑
洋山西灣引其水由太黃寺以資運河修築沙灣堤大
半而不敢盡塞置分水閘設三空放水自大清河入海
且設分水閘二空於沙灣西岸以泄上流而請停八柳
樹工從之是時河勢方橫溢而分流大清不耑向徐呂
徐呂益膠淺且自臨清以南運道艱阻景泰二年特敕
山東河南巡撫都御史洪英王暹協力合治務令水歸
漕河暹言黃河自陝州以西有山峽不能爲害陝州以
東則地勢平緩水易泛溢故爲害甚多洪武二十四年

改流從汴梁北五里許由鳳陽入河者爲大黃河其支流
流出徐州以南者爲小黃河以通漕運自正統十三年
以來河復故道從黑洋山後徑趨沙灣入海但存小黃
河從徐州出岸高水低隨濬隨塞以是徐州之南不得
飽水臣自黑洋山東南抵徐州督河南三司疏濬臨清
以南請以賁英未幾給事中張文質劾暹英治水無績
請引塌場水濟徐呂二洪濬潘家渡以北支流殺沙灣
水勢且開沙灣浮橋以西河口築閘引水以灌臨清而
別命官以責其成詔不允仍命暹英調度時議者謂沙
灣以南地高水不得南入運河請引耐牢坡水以灌運

而勿使經沙灣別開河以避其衝決之勢或又言引耐
牢坡水南去則自此以北枯澀矣甚者言沙灣水湍急
石鐵沉下若羽非人力可爲宜設齋醮符咒以禳之帝
心甚憂念命工部尙書石璞往治而加河神封號璞至
濬黑洋山至徐州以通漕而沙灣決口如故乃命中官
黎賢阮洛御史彭誼協治璞等築石堤於沙灣以禦決
河開月河二引水以益運河且殺其決勢三年五月河
流漸微細沙灣堤始成乃加璞太子太保而於黑洋山
沙灣建河神二新廟歲春秋二祭六月大雨浹旬復決
沙灣北岸掣運河之水以東近河地皆沒命英督有司

修築復敕中官黎賢武良工部侍郎趙榮往治四年正月河復決新塞口之南詔復加河神封號至四月決口乃塞五月大雷雨復決沙灣北岸掣運河水入鹽河漕舟盡阻帝復命璞往乃鑿一河長三里以避決口上下通運河而決口亦築壩截之令新河運河俱可行舟工畢奏聞帝恐不能久令璞且留處置而命諭德徐有貞爲僉都御史崱治沙灣時河南水患方甚原武西華皆遷縣治以避水巡撫暹言黃河舊從開封北轉流東南入淮不爲害自正統十三年改流爲二一自新鄉八柳樹由故道東經延津封邱入沙灣一決滎澤漫流原武

抵祥符扶溝通許洧川尉氏臨潁鄆城陳州商水西華
項城太康沒田數十萬頃而開封患特甚雖嘗築大小
堤於城西皆三十餘里然沙土易壞隨築隨決小堤已
沒大堤復壞其半請起軍民夫協築以防後患帝可其
奏太僕少卿黃仕儁亦言河分兩派一自滎澤南流入
項城一自新鄉入柳樹北流入張秋會通河竝經六七
州縣約二千餘里民皆蕩析離居而有司猶徵其稅乞
敕所司覆視免徵帝亦可其奏巡撫河南御史張瀾又
言原武黃河東岸嘗開二河合黑洋山舊河道引水濟
徐呂今河改決而北二河淤塞不通恐徐呂乏水必妨

漕運黑洋山北河流稍紆迴請因決口改挑一河以接
舊道灌徐呂帝亦從之有貞至沙灣上治河三策一置
水閘門臣聞水之性可使通流不可使堙塞禹鑿龍門
闢伊闕爲疏導計也故漢武堙瓠子終弗成功漢明疏
汴河踰年著績今談治水者甚衆獨樂浪王景所述制
水門之法可取蓋沙灣地土皆沙易致埽決故作壩作
閘皆非善計請依景法損益其間置閘門於水而實其
底令高常水五尺小則拘之以濟運大則疏之使趨海
則有通流之利無堙塞之患矣一開分水河凡水勢大
者宜分小者宜合今黃河勢大恒衝決運河勢小恒乾

淺必分黃水合運河則有利無害請度黃河可分之地
開廣濟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及舊沙河二十餘里上
連東西影塘及小嶺等地又數十餘里其內則有古大
金堤可倚以爲固其外有八十里梁山泊可恃以爲泄
至新置二閘亦頗堅牢可以宣節使黃河水大不至泛
溢爲害小亦不至乾淺以阻漕運其一挑深運河帝諭
有貞如其議行之有貞乃踰濟汶沿衛沁循大河道濮
范相度地形水勢上言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斥
水勢旣肆由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
大洪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

去諸水從之而洩堤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漕道
由此阻然驟而堰之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
其水冰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於是設渠以疏
之起張秋金堤之首西南行九里至濮陽灤又九里至
博陵陂又六里至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
十有五里至白嶺灣又三里至李峯凡五十里由李峯
而上二十里至竹口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瀦潭乃踰
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築九堰
以禦河流旁出者長各萬丈實之石而鍵以鐵六年七
月功成賜渠名廣濟沙灣之決垂十年至是始塞亦會

黃河南流入淮有貞乃克奏功凡費木鐵竹石累數萬夫五萬八千有奇工五百五十餘日自此河水北出濟漕而阿郵曹鄆間田出沮洳者百數十萬頃乃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南抵濟寧復建八閘於東昌用王景制水門法以平水道而山東河患息矣七年夏河南大雨河決開封河南彰德其秋畿輔山東大雨諸水竝溢高地丈餘堤岸多衝決仍敕有貞修築未幾事竣還京入見獎勞甚至擢副都御史天順元年修祥符護城大堤五年七月河決汴梁土城又決磚城城中水丈餘壞官民舍過半周王府宮人及諸守土官皆乘舟筏以避

軍民溺死無算襄城亦決縣城命工部侍郎薛遠往視恤災戶蠲田租公廨民居以次修理明年二月開祥符曹家溜河勢稍平七年春河南布政司照磨金景輝考滿至京上言國初黃河在封邱後徙康王馬頭去城北三十里復有二支河一由沙門注運河一由金龍口達徐呂入海正統戊辰決滎澤轉趨城南并流入淮舊河支河俱堙漕河因而淺澀景泰癸酉因水迫城築堤四十里勞費過甚而水發輒潰然尙未至決城壕爲人害也至天順辛巳水暴至土城磚城竝圯七郡財力所築之堤俱委諸無用人心惶惶未知所底夫河不循故道

併流入淮是爲妄行今急宜疏導以殺其勢若止委之一淮而以堤防爲長策恐開封終爲魚鼈之區乞敕部檄所司先疏金龍口寬濶以接漕河然後相度舊河或別求泄水之地挑濬以平水患爲經久計命如其說行之成化七年命王恕爲工部侍郎奉敕總理河道總河侍郎之設自恕始也時黃河不爲患恕耑力漕河而已十四年河決開封壞護城堤五十丈巡撫河南都御史李衍言河南累有河患皆下流壅塞所致宜疏開封西南新城地下抵梁家淺舊河口七里壅塞以洩杏花營上流又自八角河口直抵南頓分導散漫以免祥符鄆

陵睢陳歸德之災乃敕衍酌行之明年正月遷滎澤縣治以避水而開封堤不久卽塞弘治二年五月河決開封及金龍口入張秋運河又決埽頭五所入沁郡邑多被害汴梁尤甚議者至請遷開封城以避其患布政司徐恪持不可乃止命所司大發卒築之九月命白昂爲戶部侍郎修治河道賜以特敕令會山東河南北直隸三巡撫自上源決口至運河相機修築三年正月昂上言臣自淮河相度水勢抵河南中牟等縣見上源決口水入南岸者十三入北岸者十七南決者自中牟楊橋至祥符界析爲二支一經尉氏等縣合潁水下滄山入

於淮一經通許等縣入渦河下荆山入於淮又一支自歸德州通鳳陽之亳縣亦合渦河入於淮北決者自原武經陽武祥符封邱蘭陽儀封考城其一支決入金龍等口至山東曹州衝入張秋漕河去冬水消沙積決口已淤因併爲一大支由祥符翟家口合沁河出丁家道口下徐州此河流南北分行大勢也合潁渦二水入淮者各有灘磧水脈頗微宜疏濬以殺河勢合沁水入徐者則以河道淺隘不能受方有漂沒之虞况上流金龍諸口雖暫淤久將復決宜於北流所經七縣築爲堤岸以衛張秋但原敕治山東河南北直隸而南直隸淮徐

境實河所經行要地尙無所統於是併以命昂昂舉郎中婁性協治乃役夫二十五萬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引中牟決河出滎澤陽橋以達淮濬宿州古汴河以入泗又濬睢河自歸德飲馬池經符離橋至宿遷以會漕河上築長堤下修減水閘又疏月河十餘以洩水塞決口三十六使河流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水患稍寧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卒不能容復於魚臺德州吳橋修古長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建石堰以時啟閉蓋南北分治而東南則以疏爲主云六年二月

以劉大夏爲副都御史治張秋決河先是河決張秋戴家廟掣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遣工部侍郎陳政督治政言河之故道有二一在滎澤孫家渡口經朱仙鎮直抵陳州一在歸德州飲馬池與亳州地相屬舊俱入淮今已淤塞因致上流衝激勢盡北趨自祥符孫家口楊家口車船口蘭陽銅瓦廂決爲數道俱入運河於是張秋上下勢甚危急自堂邑至濟寧堤岸多崩圯而戴家廟減水閘淺隘不能洩水亦有衝決請濬舊河以殺上流之勢塞決河以防下流之患政方漸次修舉未幾卒官帝深以爲憂命廷臣會薦才識堪任者僉舉大夏遂

賜敕以往十二月巡按河南御史涂昇言黃河爲患南
決病河南北決病山東昔漢決酸棗復決瓠子宋決館
陶復決澶州元決汴梁復決蒲口然漢都關中宋都大
梁河決爲患不過瀕河數郡而已今京師專藉會通河
歲漕粟數百萬石河決而北則大爲漕憂臣博采輿論
治河之策有四一曰疏濬滎鄭之東五河之西飲馬白
露等河皆黃河由渦入淮之故道其後南流日久或河
口以淤高不洩或河身狹隘難容水勢無所分殺遂泛
濫北決今惟躡上流東南之故道相度疏濬則正流歸
道餘波就壑下流無奔潰之害北岸無衝決之患矣二

曰扼塞旣殺水勢於東南必須築堤岸於西北黃陵岡
上下舊堤缺壞當度下流東北形勢去水遠近補築無
遺排障百川悉歸東南由淮入海則張秋無患而漕河
可保矣三曰用人薦河南僉事張勳四曰久任則請專
信大夏且於歸德或東昌建公廨令居中裁決也帝以
爲然七年五月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往同大夏共
治張秋十二月築塞張秋決口工成初河流湍悍決口
濶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治當治上流
於是卽決口西南開越河三里許使糧運可濟乃濬儀
封黃陵岡南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殺水勢

又濬孫家渡口別鑿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
潁川東入淮又濬祥符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
爲二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渦河俱會於淮然後沿
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
土至決口去窒沉艦壓以大埽且合且決隨決隨築連
晝夜不息決旣塞繚以石堤隱若長虹功乃成帝遣行
人齎羊酒往勞之改張秋名爲安平鎮大夏等言安平
鎮決口已塞河下流北入東昌臨清至天津入海運道
已通然必築黃陵岡河口導河上流南下徐淮庶可爲
運道久安之計廷議如其言乃以八年正月築塞黃陵

岡及荆隆等口七處旬有五日而畢蓋黃陵岡居安平鎮之上流其廣九十餘丈荆隆等口又居黃陵岡之上流其廣四百三十餘丈河流至此寬漫奔放皆喉襟重地諸口旣塞於是上流河勢復歸蘭陽老城分流逕徐州歸德宿遷南入運河會淮水東注於海南流故道以復而大名府之長堤起胙城歷滑縣長垣東明曹州曹縣抵虞城凡三百六十里其西南荆隆等口新堤起於家店歷銅瓦廂東橋抵小宋集凡百六十里大小二堤相翼而石壩俱培築堅厚潰決之患於是息矣帝以黃陵岡河口功成敕建黃河神祠以鎮之賜額曰昭應其

秋召大夏等還京荆隆卽金龍也十一年河決歸德管
河工部員外郎謝緝言黃河一支先自徐州城東小浮
橋流入漕河南抵邳州宿遷今黃河上流於歸德州小
壩子等處衝決與黃河別支會流經宿州睢寧由宿遷
小河口流入漕河於是小河口北抵徐州水流漸細河
道淺阻且徐呂二洪惟賴沁水接濟自沁源河內歸德
至徐州小浮橋流出雖與黃河異源而比年河沁之流
合而爲一今黃河自歸德南決恐牽引沁水俱往南流
則徐呂二洪必至淺阻請亟塞歸德決口遏黃水入徐
以濟漕而挑沁水之淤使入徐以濟徐呂則水深廣而

漕便利矣帝從其請未幾河南管河副使張鼐言臣嘗請修築侯家潭口決河以濟徐呂二洪今自六月以來河流四溢潭口決齧彌深工費浩大卒難成功臣嘗行視水勢荆隆口堤內舊河通賈魯河由丁家道口下徐淮其迹尙在若於上源武陟木欒店別鑿一渠下接荆隆口舊河俟河流南遷則引之入渠庶沛然之勢可接二洪而糧運無所阻矣帝爲下其議於總漕都御史李蕙越二歲兗州知府龔弘上言副使鼐見河勢南行欲自荆隆口分沁水入賈魯河又自歸德西王牌口上下分水亦入賈魯河俱由丁家道口入徐州但今秋水從

王牌口東行不由丁家口而南顧逆流東北至黃陵岡
又自曹縣入單南連虞城乞令守臣亟建疏濬修築之
策於是河南巡撫都御史鄭齡言徐呂二洪藉河沁二
水合流東下以相接濟今丁家道口上下河決堤岸者
十有二處共濶三百餘丈而河淤三十餘里上源奔放
則曹單受害而安平可虞下流散溢則蕭碭被患而漕
流有阻濬築誠急務也部覆從之乃修丁家口上下堤
岸初黃河自原武滎陽分而爲三一自亳州鳳陽至清
河口通淮入海一自歸德州過丁家道口抵徐州小浮
橋一自窪泥河過黃陵岡亦抵徐州小浮橋卽賈魯河

也迨河決黃陵岡犯張秋北流奪漕劉大夏往塞之仍
出清河口十八年河忽北徙三百里至宿遷小河口正
德三年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四年六月又北
徙一百二十里至沛縣飛雲橋俱入漕河是時南河故
道淤塞水惟北趨單豐之間河窄水溢決黃陵岡尙家
等口曹單田廬多沒至圍豐縣城郭兩岸濶百餘里督
漕及山東鎮巡官恐經鉅野陽穀故道則奪濟寧安平
運河各陳所見以請議未定明年九月河復衝黃陵岡
入賈魯河汎溢橫流直抵豐沛御史林茂達亦以北決
安平鎮爲虞而請濬儀封考城上流故道引河南流以

分其勢然後塞決口築故堤工部侍郎崔巖奉命修理
黃河濬祥符董益口滎澤孫家渡又濬賈魯河及亳州
故河各數十里且築長垣諸縣決口及曹縣外堤梁靖
決口功未就而驟雨堤潰巖上疏言河勢衝蕩益甚且
流入王子河亦河故道若非上流多殺水勢決口恐難
卒塞莫若於曹單豐沛增築堤防毋令北徙庶可護漕
且請別命大臣知水利者共議於是帝責巖治河無方
而以侍郎李鎰代之鎰言蘭陽儀封考城故道淤塞故
河流俱入賈魯河經黃陵岡至曹縣決梁靖楊家二口
侍郎巖亦嘗修濬緣地高河澱隨濬隨淤水勢不多而

決口又難築塞今觀梁靖以下地勢最卑故衆流奔注成河直抵沛縣藉令其口築成而容受全流無地必致迴激黃陵岡堤岸而運道妨矣至河流故道堙者不可復疏請起大名三春柳至沛縣飛雲橋築堤三百餘里以障河北徙從之六年二月功未竣鏜言陳橋集銅瓦廂俱應增築請設副使一人耑理會河南盜起召鏜還京命姑已其不急者遂委其事於副使而堤役由此罷八年六月河復決黃陵岡部議以其地界大名山東河南守土官事權不一請耑遣重臣乃命管河副都御史劉愷兼理其事愷奏率衆祭告河神越二日河已南徙

尚書李鏊因請祭河且賜愷羊酒愷於治河束手無策
特歸功於神曹單閼被害日甚世宗初總河副都御史
龔弘言黃河自正德初載變遷不常日漸北徙大河之
水合成一派歸入黃陵岡前乃折而南出徐州以入運
河黃陵岡初築三埽先已決去其二懼山陝諸水橫發
加以霖潦決而趨張秋復由故道入海臣嘗築堤起長
垣由黃陵岡抵山東楊家口延袤二百餘里今擬距堤
十里許再築一堤延袤高廣如之卽河水溢舊堤流至
十里外性緩勢平可無大決從之自黃陵岡決開封以
南無河患而河北徐沛諸州縣河徙不常嘉靖五年督

漕都御史高友璣請濬山東賈魯河河南鴛鴦口分洩水勢毋偏害一方部議恐害山東河南不允六年冬以章拯爲工部侍郎兼僉都御史治河先是大學士費宏言河入汴梁以東分爲三支雖有衝決可無大害正德末渦河等河日就淤淺黃河大股南趨之勢旣無所殺乃從蘭陽考城曹濮奔赴沛縣飛雲橋及徐州之溜溝悉入漕河泛溢瀾漫此前數年河患也近者沙河至沛縣浮沙湧塞官民舟楫悉取道昭陽湖春夏之交湖面淺涸運道必阻渦河等河必宜亟濬御史戴金言黃河入淮之道有三自中牟至荆山合長淮曰渦河自開封

經葛岡小壩丁家道口馬牧集鴛鴦口至徐州小浮橋
口曰汴河自小壩經歸德城南飲馬池抵文家集經夏
邑至宿遷曰白河弘治間渦白上源堙塞而徐州獨受
其害宜自小壩至宿遷小河併賈魯河鴛鴦口文家集
壅塞之處盡行疏通則趨淮之水不止一道而徐州水
患殺矣御史劉欒言曹縣梁靖口南岸舊有賈魯河南
至武家口十三里黃沙淤平必宜開濬武家口下至馬
牧集鴛鴦口百十七里卽小黃河舊通徐州故道水尙
不涸亦宜疏通督漕總兵官楊宏亦請疏歸德小壩丁
家道口亳州渦河宿遷小河友璣及拯亦屢以爲言俱

下工部議以爲濬賈魯故道開渦河上源功大難成未
可輕舉但議築堤障水俾入正河而已是年黃河上流
驟溢東北至沛縣廟道口截運河注鷄鳴臺口入昭陽
湖汶泗南下之水從而東而河之出飛雲橋者漫而北
淤數十里河水沒豐縣徙治避之明年拯言滎陽北孫
家渡蘭陽北趙皮寨皆可引水南流但二河通渦東入
淮又東至鳳陽長淮衛經壽春王諸園寢爲患叵測惟
寧陵北空河一道通飲馬池抵文家集又經夏邑至宿
州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口自趙皮寨至文家集凡二百
餘里濬而通之水勢易殺而園寢無患乃爲圖說以聞

命刻期舉工而河決曹單城武楊家梁靖二口吳士舉莊衝入鷄鳴臺奪運河沛地淤填七八里糧艘阻不進御史吳仲以聞因劾拯不能辦河事乞擇能者往代其冬以盛應期爲總督河道右都御史是時光祿少卿黃綰詹事霍韜左都御史胡世寧兵部尙書李承勛各獻治河之議綰言漕河資山東泉水不必資黃河莫若濬兗冀間兩高中低之地道河使北至直沽入海韜言議者欲引河自蘭陽住宿遷夫水溢徐沛猶有二洪爲之東捍東北諸山亘列如垣有所底極若道蘭陽則歸德鳳陽平地千里河勢奔放數郡皆壑患不獨徐沛矣按

衛河自衛輝汲縣至天津入海猶古黃河也今宜於河陰原武懷孟間審視地形引河水注於衛河至臨清天津則徐沛水勢可殺其半且元人漕舟涉江入淮至封邱北陸運百八十里至淇門入御河達京師御河卽衛河也今導河注衛冬春沂衛河沿臨清至天津夏秋則由徐沛此一舉而運道兩得也世寧言河自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城西滎澤經中牟陳潁至壽州入淮一出汴城東祥符經陳留亳州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至宿遷出其東分五道一自長垣曹鄆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塌場口

出一自儀封歸德至徐州小浮橋出一自沛縣南飛雲
橋出一自徐沛之中境山北溜溝出六道皆入漕河而
南會於淮今諸道皆塞惟沛縣一道僅存合流則水勢
既大河身亦狹不能容故溢出爲患近又漫入昭陽湖
以致流緩沙壅宜因故道而分其勢汴西則濬孫家渡
抵壽州以殺上流汴東南出懷遠宿遷及正東小浮橋
溜溝諸道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洩下流或修
武城南廢堤抵豐單接沛北廟道口以防北流此皆治
河急務也至爲運道計則當於湖東滕沛魚臺鄒縣間
獨山新安社地別鑿一渠南接留城北接沙河不過百

餘里厚築西岸以爲湖障令水不得漫而以一湖爲河
流散漫之區乃上策也承勛言黃河入運支流有六自
渦河源塞則北出小黃河溜溝等處不數年諸處皆塞
北併出飛雲橋於是豐沛受患而金溝運道遂淤然幸
東面皆山猶有所障故昭陽湖得通舟若益徙而北則
徑奔入海安平鎮故道可慮單縣穀亭百萬生靈之命
可虞又益北則自濟寧至臨清運道諸水俱相隨入海
運何由通臣愚以爲相六道分流之勢導引使南可免
衝決此下流不可不疏濬也欲保豐沛單縣穀亭之民
必因舊堤築之堤其西北使毋溢出此上流不可不堤

防也其論昭陽湖東引水爲運道與世寧同乃下總督大臣會議七年正月應期奏上如世寧策請於昭陽湖東改爲運河會河決淤廟道口三十餘里乃別遣官濬趙皮寨孫家渡南北溜溝以殺上流隄武城迤西至沛縣南以防北潰會旱災修省言者請罷新河之役乃召應期還京以工部侍郎潘希曾代希曾抵官言邇因趙皮寨開濬未通疏孫家渡口以殺河勢請敕河南巡撫潘墳督管河副使刻期成功帝從其奏希曾又言漕渠廟道口以下忽淤數十里者由決河西來橫衝口上并掣開河之水東入昭陽湖致闌水不南而飛雲橋之水

時復北漫故也今宜於濟沛間加築東堤以遏入湖之路更築西堤以防黃河之衝則水不散緩而廟道口可永無淤塞之虞帝亦從之八年六月單豐沛三縣長堤成九年五月孫家渡河堤成逾月河決曹縣一自胡村寺東東南至賈家壩入古黃河由丁家道口至小浮橋入運河一自胡村寺東北分二支一東南經虞城至碭山合古黃河出徐州一東北經單縣長堤抵魚臺漫爲坡水傍穀亭入運河單豐沛三縣長堤障之不爲害希曾上言黃由歸德至徐入漕故道也永樂間濬開封支河達魚臺入漕以濟淺自弘治時黃河改由單豐出沛

之飛雲橋而歸德故道始塞魚臺支河亦塞今全河復其故道則患害已遠支流達於魚臺則淺涸無虞此漕運之利國家之福也帝悅下所司知之乃召希曾還京自是豐沛漸無患而魚臺數溢十一年總河僉都御史戴時宗請委魚臺爲受水之地言河東北岸與運道鄰惟西南流者一由孫家渡出壽州一由渦河口出懷遠一由趙皮寨出桃源一由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往年四道俱塞全河南奔故豐沛曹單魚臺以次受害今患獨鍾於魚臺宜棄以受水因而道之使入昭陽湖過新開河出留城金溝境山乃易爲力至塞河四道惟渦河

經祖陵未敢輕舉其三支河頗存故迹宜乘魚臺壅塞
令開封河夫捲埽填堤逼使河水分流則魚臺水勢漸
減俟水落畢工并前三河共爲四道以分洩之河患可
已明年都御史朱裳代時宗條上治河二事大畧言三
大支河宜開如時宗計而請塞梁靖口迤東由魚臺入
運河之岔口以捍黃河則穀亭鎮迤南二百餘里淤者
可濬是謂塞黃河之口以開運河黃河自穀亭轉入運
河順流而南二日抵徐州徐州逆流而北四日乃抵穀
亭黃水之利莫大於此恐河流北趨或由魚臺金鄉濟
寧漫安平鎮則運河堤岸衝決或三支一有壅淤則穀

亭南運河亦且衝決宜繕築堤岸束黃入運是謂借黃
河之水以資運河詔裳相度處置十三年正月裳復言
今梁靖口趙皮寨已通孫家渡方濬惟渦河一支因趙
皮寨下流睢州野鷄岡淤正河五十餘里漫於平地注
入渦河宜挑濬深廣引導漫水歸入正河而於睢州張
見口築長堤至歸德郭村凡百餘里以防汎溢更時疏
梁靖口下流且挑儀封月河入之達於小浮橋則北岸
水勢殺矣夫河過魚臺其流漸北將有越濟寧趨安平
東入於海之漸嘗議塞岔河之口以安運河而水勢洶
湧恐難遽塞塞亦不能無橫決黃陵岡李居莊諸處不

能無患徐州迤上至魯橋泥沙停滯山東諸泉水微運道必澀請創築城武至濟寧縷水大堤百五十餘里以防北溢而自魯橋至沛縣東堤百五十餘里修築堅厚固之以石自魚臺至穀亭開通淤河引水入漕以殺魚臺城武之患此順水之性不與水爭地者也孫家渡渦河二支俱出懷遠會淮流至鳳陽經皇陵及壽春王陵至泗州經祖陵皇陵地高無慮祖陵則三面距河壽春王陵尤迫近祖陵宜築土堤壽春王陵宜砌石岸然事體重大不敢輕舉也清江浦口正當黃淮會合之衝二河水漲漫入河口以致淤塞滯運宜濬深廣而又築堤

以防水漲築壩以護行舟皆不可緩往時淮水獨流入海而海口又有套流安東上下又有澗河馬邏諸港以分水入海今黃河滙入於淮水勢已非其舊而諸港套俱已堙塞不能速洩下壅上溢梗塞運道宜將溝港次第開濬海口套沙多置龍瓜船往來爬盪以廣入海之路此所謂殺其下流者也河出魚臺雖借以利漕然未有數十年不變者也一旦他徙則徐沛必涸宜大濬山東諸泉以滙於汶河則徐沛之渠不患乾涸雖空河口塞亦無虞矣工部覆如其議帝允行之未幾裳憂去命劉天和爲總河副都御史代裳是歲河決趙皮寨入淮

穀亭流絕廟道口復淤天和役夫十四萬濬之已而河
忽自夏邑大邱回村等集衝數口轉向東北流經蕭縣
下徐州小浮橋天和言黃河自魚沛入漕河運舟通利
者數十年而淤塞河道廢壞閘座阻隔泉流衝廣河身
爲害亦大今黃河旣改衝從虞城蕭碭下小浮橋而榆
林集侯家林二河分流入運者俱淤塞斷流利去而害
獨存宜濬魯橋至徐州二百餘里之淤塞制可十四年
從天和言自曹縣梁靖口東岔河口築壓口縷水堤復
築曹縣八里灣至單縣侯家林長堤各一道是年冬天
和條上治河數事中言魯橋至沛縣東堤舊議築石以

禦橫流今黃河旣南徙可不必築孫家渡自正統時全
河從此南徙弘治間淤塞屢開屢淤卒不能通今趙皮
寨河日漸衝廣若再開渡口併入渦河不惟二洪水澀
恐亦有陵寢之虞宜仍其舊勿治舊議祥符盤石蘭陽
銅瓦廂考城蔡家口各添築月堤臣以爲黃河之當防
者惟北岸爲重當擇其去河遠者大隄中隄各一道修
補完築使北岸七八百里間聯屬高厚則前勘應築諸
堤舉在其中皆可罷不築帝亦從之十五年督漕都御
史周金言自嘉靖六年後河流益南其一由渦河直下
長淮而梁靖口趙皮寨二支各入清河匯於新莊閘遂

灌裏河水退沙存日就淤塞故老皆言河自汴來本濁而渦淮泗清新莊閘正當二水之口河淮旣合昔之爲沛縣患者今移淮安矣因請於新莊更置一渠立閘以資蓄洩從之十六年冬從總河副都御史于湛言開地邱店野鷄岡諸口上流四十餘里由桃源集丁家道口入舊黃河截渦河水入河濟洪十八年總河都御史胡纘宗開考城孫繼口孫祿口黃河支流以殺歸睢水患且灌徐呂因於二口築長堤及修築馬牧集決口二十年五月命兵部侍郎王以旂督理河道協總河副都御史郭持平計議先一歲黃河南徙決野鷄岡由渦河經

亳州入淮舊決口俱塞其由孫繼口及考城至丁家道
口虞城入徐呂者亦僅十之二持平久治弗效降俸戴
罪以旂至上言國初漕河惟通諸泉及汶泗黃河勢猛
水濁遷徙不常故徐有貞白昂劉大夏力排之不資以
濟運也今幸黃河南徙諸閘復舊宜濬山東諸泉入野
鷄岡新開河道以濟徐呂而築長堤沛縣以南聚水如
閘河制務利漕運而已明年春持平請濬孫繼口及扈
運口李景高口三河使東由蕭碭入徐濟運其秋從以
旂言於孫繼口外別開一渠洩水以濟徐呂凡八月三
口工成以旂持平皆被獎遂召以旂還未幾李景高口

復淤先是河決豐縣遷縣治於華山久之始復其故治
河決孟津夏邑皆遷其城及野鷄岡之決也鳳陽沿淮
州縣多水患乃議徙五河蒙城避之而臨淮當祖陵形
勝不可徙乃用巡按御史賈大亨言敕河撫二臣亟濬
碭山河道引入二洪以殺南注之勢二十六年秋河決
曹縣水入城二尺漫金鄉魚臺定陶城武衝穀亭總河
都御史詹瀚請於趙皮寨諸口多穿支河以分水勢詔
可三十一年九月河決徐州房村集至邳州新安運道
淤阻五十里總河副都御史曾鈞上治河方畧乃濬房
村至雙溝曲頭築徐州高廟至邳州沂河又言劉伶臺

至赤晏廟凡八十里乃黃河下流淤沙壅塞疏濬宜先
次則草灣老黃河口衝激滄沒安東一縣亦當急築更
築長堤磯礮以備衝激又三里溝新河口視舊口水高
六尺開舊口有沙淤之患而爲害稍輕開新口未免滄
沒之虞而漕舟頗便宜暫閉新口建置閘座且增築高
家堰長堤而新莊諸閘甃石以遏橫流帝命侍郎吳鵬
振災戶而悉從鈞奏三里溝新河者督漕都御史應槓
以先年開清河口通黃河之水以濟運今黃河入海下
流澗口安東俱漲塞河流壅而漸高瀉入清河口沙停
易淤屢濬屢塞溝在淮水下流黃河未合之上故閉清

河口而開之使船由通濟橋遡溝出淮以達黃河者也
時濬徐邳將訖工一夕水湧復淤帝用嚴嵩言遣官祭
河神而鵬鈞復共奏請急築濬草灣劉伶臺建閘三里
溝迎納泗水清流且於徐州以上至開封濬支河一二
令水分殺其冬漕河工竣進鈞秩侍郎三十七年七月
曹縣新集淤新集地接梁靖口歷夏邑丁家道口馬牧
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至蕭縣薊門出小浮橋此賈魯
河故道也自河患亟別開支河出小河以殺水勢而本
河漸澀至是遂決趨東北段家口析而爲六曰大溜溝
小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俱由運河至徐洪又

分一支由礪山堅城集下郭貫樓析而爲五曰龍溝母
河梁樓溝楊氏溝胡店溝亦由小浮橋會徐洪而新集
至小浮橋故道二百五十餘里遂淤不可復矣自後河
忽東忽西靡有定向水得分瀉者數年不至壅潰然分
多勢弱淺者僅二尺識者知其必淤至四十四年七月
河決沛縣上下二百餘里運道俱淤全河逆流自沙河
至徐州以北至曹縣棠林集而下北分二支南流者遶
沛縣戚山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北流者遶豐縣華山東
北由三教堂出飛雲橋又分而爲三支或橫絕或逆
流入漕河至湖陵城口散漫湖坡達於徐州浩渺無際

而河變極矣乃命朱衡爲工部尙書兼理河漕又以潘季馴爲僉都御史總理河道明年二月復遣工科給事中何起鳴往勘河工衡巡行決口舊渠已成陸而盛應期所鑿新河故跡尙在地高河決至昭陽湖不能復東乃定計開濬而季馴則以新河土淺泉湧勞費不貲留城以上故道初淤可復也由是二人有隙起鳴至沛還上言舊河之難復有五黃河全徙必殺上流新集龐家屯趙家圈皆上流也以不貲之財投於河流已棄之故道勢必不能一也自留城至沛莽爲巨浸無所施工二也橫亘數十里褰裳無路十萬之衆何所棲身三也挑

濬則淖陷築岸則無土且南塞則北奔四也夏秋淫潦
難保不淤五也新河開鑿費省且可絕後來潰決之患
宜用衡言開新河而兼採季馴言不全棄舊河廷臣議
定衡乃決開新河時季馴持復故道之議廷臣又多以
爲然遂勘議新集郭貫樓諸上源地衡言河出境山以
北則閘河淤出徐州以南則二洪涸惟出境山至小浮
橋四十餘里間乃兩利而無害自黃河橫流碭山郭貫
樓支河皆已淤塞改從華山分爲南北二支南出秦溝
正在境山南五里許運河可資其利惟北出沛縣西及
飛雲橋逆上魚臺爲患甚大朝廷不忍民罹水災拳拳

故道命勘上源但臣參考地形有五不可自新集至兩
河口皆平原高阜無尺寸故道可因郭貫樓抵龍溝頗
有河形又係新淤無可駐足其不可一也黃河所經鮮
不爲患由新集則商虞夏邑受之由郭貫樓則蕭碭受
之今改復故道則魚沛之禍復移蕭碭其不可二也河
西注華山勢若建瓴欲從中鑿渠挽水南向必當築壩
橫截遏其東奔於狂瀾巨浸之中築壩數里爲力甚難
其不可三也役夫三十萬曠日持久騷動三省其不可
四也大役踵興工費數百萬一有不繼前功盡隳其不
可五也惟當開廣秦溝使下流通行修築南岸長堤以

防奔潰可以甦魚沛昏墊之民從之衡乃開魚臺南陽
抵沛縣留城百四十餘里而濬舊河自留城以下抵境
山茶城五十餘里由此與黃河會又築馬家橋堤三萬
五千二百八十丈石堤三十里遏河之出飛雲橋者趨
秦溝以入洪於是黃水不東侵漕道通而沛流斷矣方
工未成河復決沛縣敗馬家橋堤論者交章請罷衡未
幾工竣帝大喜賦詩四章志喜以示在直諸臣隆慶元
年五月加衡太子少保始河之決也支流散漫遍陸地
旣而南趨濁河迨新河成則盡趨秦溝而南北諸支河
悉併流焉然河勢益大漲三年七月決沛縣自考城虞

城曹單豐沛抵徐州俱受其害茶城淤塞漕船阻邳州不能進已雖少通而黃河水橫溢沛地秦溝濁河口淤沙旋疏旋壅朱衡已召還工部及總河都御史翁大立皆請於梁山之南別開一河以漕避秦溝濁河之險後所謂泲河者也詔令相度地勢未果行四年秋黃河暴至茶城復淤而山東沙薛汶泗諸水驟溢決仲家淺運道由梁山出戚家港合於黃河大立復請因其勢而濬之是時淮水亦大溢自泰山廟至七里溝淤十餘里而水從諸家溝傍出至清河縣河南鎮以合於黃河大立又言開新莊閘以通回船復陳瑄故道則淮可無虞獨

黃河在睢寧宿遷之間遷徙未不知所定泗州陵寢可虞請濬古睢河由宿遷歷宿州出小浮橋以洩二洪之水且規復清河魚溝分河一道下草灣以免衝激之患則南北運道庶幾可保時大立已內遷方受代而季馴以都御史復起總理河道部議令區畫九月河復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糧艘阻不進大立言比來河患不在山東河南豐沛而專在徐邳故先欲開泇河口以遠河勢開蕭縣河以殺河流者正謂浮沙壅聚河面增高爲異日慮耳今秋水游至橫溢爲災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久之策在開泇

河以避洪水乞決擇於二者部議主塞決口而令大立
條利害以聞大立遂以開泃口就新衝復故道三策竝
進且言其利害各相參會罷去策未決而季馴則主復
故道時茶城至呂梁黃水爲兩淮所束不能下又不得
決至五年四月乃自靈璧雙溝而下北決三口南決八
口支流散溢大勢下雖寧出小河而匙頭灣八十里正
河悉淤季馴役丁夫五萬盡塞十一口且濬匙頭灣築
縷堤三萬餘丈匙頭灣故道以復旋以漕船行新溜中
多漂沒季馴罷去六年春復命尙書衡經理河工以兵
部侍郎萬恭總理河道二人至罷泃河議專事徐邳河

修築長堤自徐州至宿遷小河口三百七十里併繕豐
沛大黃堤正河安流運道大通衡乃上言河南屢被河
患大爲堤防今幸有數十年之安者以防守嚴而備禦
素也徐邳爲糧運正道旣多方以築之則宜多方以守
之請用夫每里十人以防三里一舖四舖一老人巡視
伏秋水發時五月十五日上堤九月十五日下午堤願攜
家居住者聽詔如議六月徐邳河堤工竣遂命衡回部
賞衡及總理河道都御史萬恭等銀幣有差是歲御史
吳從憲言淮安而上清河而下正淮泗河海衝流之會
河潦內出海潮逆流停蓄移時沙泥旋聚以故日就壅

塞宜以春夏時濬治則下流疏暢汎溢自平帝卽命衡
與漕臣勘議而督理河道署郎中事陳應薦挑挖海口
新河長十里有奇濶五丈五尺深一丈七尺用夫六千
四百餘人衡之被召將還也上疏言國家治河不過濬
淺築堤二策濬淺之法或爬或撈或逼水而衝或引水
而避此可人力勝者然茶城與淮水會則在清河茶城
清河無水不淺蓋二水互爲勝負黃河水勝則壅沙而
淤及其消也淮漕水勝則衝沙而通水力蓋居七八非
專用人力也築堤則有截水縷水之異截水可施於閘
河不可施於黃河蓋黃河湍悍挾川潦之勢何堅不瑕

安可以一堤當之縷水則兩岸築堤不使旁潰始得遂其就下入海之性蓋以順爲治非以人力勝水性故至今百五十年爲永賴焉清河之淺應視茶城遇黃河漲落時輒挑河潢導淮水衝刷雖遇漲而塞必遇落而通無足慮也惟清江浦水勢最弱出口處所適與黃河相值宜於黃水盛發時嚴閉各閘毋使沙淤若海口則自隆慶三年海嘯壅水倒灌低窪之地積瀦難洩宜時加疏濬毋使積塞至築黃河兩岸堤第當縷水不得以攔截爲名疏上報聞而已